

# 慕尼黑俄共新黨史簡介

王啓升

俄共在十月政變奪取政權統治蘇俄之二十一年，即一九三八年，由史達林出版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再過二十一年，到一九五九年時，黑魯曉夫方出版「蘇共新黨史」。這說明「史」「黑」兩會對黨史的編著，都是十分審慎和經過週密考慮的。

這兩部黨史所涉及的範圍，都是從一八八三年布列漢諾夫成立勞動解放社在俄國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始，一直到黨史出版時期為止，而分別敘述俄共五十餘年或七十餘年的全部活動歷史。內容方面，除了許多可以供研究蘇俄問題參考的實際資料外，其中還有許多歪曲歷史真相和不可靠的地方。

在一九五九年俄共第二部黨史出版之後，西德慕尼黑蘇聯研究所於一九六〇年出版了「蘇共新黨史」，對俄共第二部黨史進行批判，並將這兩部黨史比較研析。原書作者——潘納、華西葉維奇、維登科，生於一八九三年，為一史學家兼教育家，係烏克蘭古代史與近代史著名學家，現任西德慕尼黑蘇聯研究所研究委員暨學術委員會委員。由於作者為一史學家，復對俄共問題有長期的研究，所以在批判中，凡俄共黨史曲解和捏造事實的地方，則提出反證，證明其荒誕謬誤，凡隱瞞真相抹殺事實的地方，則加以揭露，使俄共醜惡面貌，無所逃遁。這本書，確實可以讓讀者一目瞭然清清楚楚地、澈底瞭解這七十多年來俄共如何憑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邪說，如何作惡，如何為禍於俄羅斯國內的大小民族乃至世界人類。

原書共一百四十頁，除序言、結論外，共分九章九十四節，為一批判俄共黨史極完整的資料。茲在本書全部譯完以後，摘錄其中值得注意的批判意見十項，以供研究蘇俄問題的參考。

## 一、尼古拉一世遠不及俄共的殘暴

俄共一向宣傳沙皇專制如何殘暴和黑暗，其實，是過甚其辭，「在沙皇制度之下，儘管有種種禁令和迫害，但是合法的、半合法的以及祕密的政治

組織，都還能存在，而現在蘇聯共產黨人的專政，則不准許這些組織生存。沙皇俄國學術研究有極充份的自由，誠非現在共產主義制度的蘇聯所能比擬，當時舊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幾乎是沒有任何干涉，著名的諷刺家門·葉·沙爾頓科夫——謝德林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能毫不受任何干涉來嘲笑沙皇官僚的自私自利，無知無識與寄生生活，以及地主階層的墮落腐化。在沙皇制度下的謝德林，並不因為他這樣嘲笑沙皇的官僚和地主，便將他流放到西伯利亞或竟予以槍斃，像蘇維埃時代許多作家所遭遇的那樣命運。沙皇的俄國，沒有國家舉辦的「作家協會」，來強迫這些「靈魂工程師」接受政府的思想指示。就是在俄國尼古拉一世專制統治全盛時代（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五年），俄羅斯政府的極權統治形式，遠不及我們現在看到的蘇共專政的那樣殘暴。」（原書第一章第一節）

## 二、列寧根本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

「馬克思預測，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高度工業化國家中勝利，因為那兒存在著有組織的與覺悟的工人羣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意見，以為經濟落後的國家，只能向先進人民學習，無論如何，落後的國家不可能向工業化國家指示社會主義勝利的途徑。」（原書第一章第二十二節）

「凡同意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的人，均認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是一個工業極為落後的國家，俄國十月政變乃至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會長久的一種例外情形，是沒有意義的一種單獨試驗。但列寧持相反的意見，列寧認為：

「革命是從所有被壓迫的與不滿意現狀的階級和人民，首先是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農民，反統治階級、反地主、反資產階級和其他民族壓迫的一系列鬥爭中，——從殖民地人民起義抗暴和其他羣衆鬥爭的方式中產生的

無產階級的任务是要領導這一切鬥爭，使其趨向於統一的目標——推翻帝國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來源同上）

列寧的這種論點，只注意階級鬥爭和領導這種鬥爭，而完全忽視和不考慮一個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情形，根本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先決條件。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修正，在世界歷史上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客觀條件（每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狀況）成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次要因素，而主要的因素，則是「無產階級」（即共產黨）要領導革命運動和建立自己黨的專政，至於這個國家生產力狀況和人民文化程度如何，均可不必考慮。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先決條件。馬克思的這種理論，是經列寧根本予以修正。列寧的這種修正，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無產階級的意識，即共產黨的組織意識）決定「存在」，此即意識決定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來源同上）

### 三、俄共的搶劫活動

俄共在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前後如何靠打家劫舍、搶奪財物，來維持黨的經費，原著作具體的揭露如下：

「布爾雪維克黨的搶劫者，在烏拉爾與高加索的搶劫活動，會聳人聽聞，其中以一九〇七年在梯弗里斯搶劫國家銀行，更作得有聲有色，布爾雪維克這樣的搶劫活動，無論「簡明教程」或蘇共新黨史，均完全隻字不提。這些搶劫活動，史達林是担任領導作用。至於搶劫到手財物的銷售和運用，後來担任蘇聯外交部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李維諾夫，也是其中參加人之一。一九〇七年李維諾夫在巴黎因兌換搶劫得來的鈔票而被捕（馬爾托夫的拯救者與毀滅者小冊子）。

「布爾雪維克黨人從搶劫活動中，究竟得到了多麼大的一筆經費，用來維持這個派系的活動，這可從烏拉爾地區的布爾雪維克黨人蘇里莫夫的回憶錄中得到答案。一九四二年莫斯科出版的『無產階級革命』第七期雜誌裏面，有蘇里莫夫的回憶錄。他講，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期間，布爾雪維克的幾個武裝戰鬥小組所搶劫的現鈔，有四萬盧布是分配給布爾雪維克的烏拉爾省黨部，六萬盧布是解交布爾雪維克的中央財務處。烏拉爾省黨部靠這

慕尼黑俄共新黨史簡介

筆經費，在烏拉爾省出版了三種報紙，而布爾雪維克中央黨部則以這批經費來維持俄國本國以及國外所出版的報刊，至於在一九一八年以前仍屬奧地利的烏克蘭省中心，和在里沃夫省兩地所設立的武裝戰爭訓練組指導幹部學校和擲彈訓練班，均靠這筆搶劫所得的經費來維持。可以講，布爾雪維克黨人用搶劫方法所得到大批款項收入，使布爾雪維克黨人有可能在俄國能保存自己的一部份的派系組織和能够在非常情形之下維持黨的紀律。

「馬爾托夫在上述小冊子裏面講，布爾雪維克的彼得格勒黨部，每月由布爾雪維克中央黨部撥活動費一千盧布，莫斯科黨部亦撥五百盧布，而一九〇七年在倫敦第五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黨部，那時的每月預算全部只有一百盧布。」（原書第一章第十五節）

### 四、列寧同德國的勾結

一九一七年三月列寧從瑞士經過德國回俄國時，便乘機與德國勾結，原書第二章第二節指出這種勾結的事實如下：

（一）「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俄國沒有任何一個黨，像布爾雪維克黨擁有這樣多的出版機構，到一九一七年五月，布爾雪維克所發行的報刊，就有下列這樣多的日報：①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②彼得格勒出版的『戰士真理報』；③莫斯科出版的『社會民主報』；④克朗斯達德出版的『真理之聲報』；⑤格尼辛基出版的『浪潮報』；⑥喀山出版的『工人報』；⑦葉卡捷林布爾格出版的『烏拉爾真理報』；⑧葉卡捷林諾斯拉夫出版的『明星報』；⑨薩瑪爾出版的『普里伏爾斯克真理報』；⑩尤里耶夫——塔爾特出版的『尤里耶夫斯卡真理報』；⑪基輔出版的『呼聲報』；⑫頓河羅斯托夫出版的『我們的曙光報』；⑬沙拉托夫出版的『社會民主報』；⑭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出版的『西伯利亞真理報』；⑮哈爾科夫出版的『無產者報』；⑯其他非俄語的若干報。」

「這許多的定期日報和其他大量的宣言傳單與小冊子，是需要鉅額的出版經費，另外還要加上許多編輯人員和鼓動人員——赴全國各地担任宣傳的『革命職業家』的生活費用。如果有布爾雪維克黨得不到德國經濟上的支援，那列寧的黨在一九一七年在俄國全國許多城市和鄉村以及在前方積極展開的規模那樣龐大的工作，恐怕連百分之一，甚至都無法做到。」

(二)「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德國國務大臣寇利曼上呈德皇威廉格利曼的密電稱：『現在我們能够在俄國前線的後方——第一是要盡全力支持俄國的單獨媾和的傾向和支援布爾雪維克黨人，這是我們在俄國進行破壞工作的目的。如果布爾雪維克黨人，不是經過各種途徑和各種名義，經常得着我們經費上的支援，他們就沒有可能安排自己的主要機關報——真理報，從事有力的宣傳，和很顯然地擴大自己黨的小型的基础。』」

(三)「一九一七年七月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所公佈的緊急文告內稱：『從法院現已查獲的許多往返通訊的電訊中，可以看出，住在彼得格勒的蘇明宋，烏梁洛夫（列寧），科朗塔，科茲洛夫斯基等人的一面，同另一面的紐爾斯登柏爾，格廉凡登（帕爾弗斯）之間，是經常保持着很頻繁的往返通訊。儘管這些通訊是在談商務交易，但仍有充分的理由認定這些通訊是在掩護間諜活動的相互聯系……根據現有的實際資料，證明俄國有幾所銀行是從斯堪的納維亞的某幾所銀行收到大批的匯款，然後轉交某些人，僅在半年之內，各方面匯交蘇明宋的款項為數甚鉅，他的活期存款戶頭，業已取出的有七十五萬盧布，而現在剩下的尾數，尚有十八萬盧布。』」

#### 五、一黨專政不容許有第二個政黨或黨內反對派的存在

俄國為一多民族的國家，十九世紀下半期與二十世紀初期，除俄國社會民主黨外，尚有各民族的社會民主政黨。這些政黨均希望不隸屬於俄國社會民主黨，而保持組織上的獨立。列寧對這些民族政黨的獨立傾向均極為仇視，並稱其為「民族主義派政黨」。列寧的目的，是要將俄國所有各民族社會民主政黨，統一起來，併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到一九〇五年俄國社會民主黨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時，下列各民族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全歐尤泰社會民主黨（簡稱崩得黨），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等均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併吞。（原著第十一章第一節）

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以後，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一八年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改為「俄國共產黨（布）」，而此一俄國共產黨同俄國內部其他民族政黨的關係，一九一九年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有一明確的規定：

「列寧的路線，就是要所有的這些民族政黨組織，要像組成部份一般，

參加統一的俄國共產黨。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堅持反對建立聯盟方式的獨立共產黨。大會並鄭重聲明，必須建立要有統一的中央委員會，統一領導黨的全部工作中央集中制的共產黨。至各民族共和國的黨中央委員會則隸屬於俄國共產黨（布）中央黨部，視同省級黨部，行使省黨部職權。」（原著第二章第十七節）

俄國境內各民族共產黨的上層機構，雖有某某中央委員會的頭銜，但實際上是等於一個省黨部，來服從莫斯科的領導。以後到了實施新經濟政策時，列寧更變本加厲，壓迫未納入俄共組織的其他政黨，甚至講「對於孟雪維克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還要留神地將其關進監獄。」（原著第三章第三節）

不僅如此，就是俄共內部，凡政見不相同的反對派，亦必予以排斥、打擊和整肅，列寧之排斥孟雪維克，史達林之暗殺基洛夫和黨內大屠殺，以及黑魯曉夫之攻擊「馬莫反黨集團」，乃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布里茲涅夫柯錫金之整肅黑魯曉夫，均可說明這一點。所以俄共的傳統作風，既不容許在俄共之外俄國另外有第二個政黨，亦不容許黨內有反對派的存在。

#### 六、俄共的殘暴恐怖

當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日，列寧的政府就有十位委員李科夫、米留金等聲明反對政治恐怖，而退出布爾雪維克黨人專政的政府。當時俄共一黨專政的殘暴恐怖，究竟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可以拿共產黨人羅佐夫斯基反抗「布黨」恐怖的控訴函來說明。此函係羅佐夫斯基親向列寧政府的黨團控訴，並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孟黨工人報」予以發表。該函請：

「消滅不同意見的出版物，搜查，任意逮捕，壓制與迫害等，引起了全民低聲怨語的控訴，人民認為社會黨人數十年來所宣傳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種使用刀劍統治的制度。在這些事實面前，為了黨的紀律，我不能緘默無言。……我們黨團的負責領導人聲明，我們如果有人被害，那我們要殺敵人五人，——這個聲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統帥興登堡所聲明的，如果有一個普魯士農村被燬，即焚燬三個俄國農村來報復，是同樣的不合理

。……在道德與政治責任感上，……我不能默默無言。曾經爲蘇維埃政權而奮鬥的工人羣衆，他們不瞭解純粹「布黨」的政權是這樣的險惡，工人羣衆普遍均是忍氣吞聲的不滿，爲了黨的紀律，我不能掩飾這些。當軍事革命委員會竟擁有全國無限的審判權，它可以發佈成立特別法庭的荒謬法令，權它除了軍事調度以外，它還可以干預國家行政，該委員會如此越權擅專，爲了黨紀，我亦不能緘默。」（原書第二章第十節）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元月所寫的一篇文章，更是要求對怠工者加以嚴厲的懲罰。在這篇文章裏，他主張將不工作的十個富人、十二個投機商人和半打工人，一齊關進監獄。此外，列寧還要求將被檢舉的十名懶惰工人之一名最懶惰者，就地槍決。（來源同上）

### 七、紅軍對非俄羅斯民族的征服

一九二二年底蘇俄最初由「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五個民族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締結條約，建立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並非俄共所宣傳的各民族共和國「志願的加盟」，而完全是紅軍對非俄羅斯民族暴力征服所造成結果。原書指出紅軍於一九一九年侵略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一九二〇年侵略亞塞拜疆同亞美尼亞，一九二一年二月又侵略格魯吉亞。（原書第二章第十九節）當紅軍軍事侵略成功之後，然後由俄共在幕後操縱建立所謂「某某民族共和國」和「某某民族共產黨」，接著再導演提出申請加盟或由黨部通過決議贊成加盟。一九二二年建立「蘇聯」的一幕傀儡戲，便是如此導演的。首先軍事佔領，然後由俄共（布）中央全會（一九二二年十月）通過下列決議：「認爲有必要，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聯邦等共和國，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之間，須締結條約，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接著在一九二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間，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五個共產黨的中央全會均表示贊成建立蘇聯。

以後一九二四年土爾克明和烏茲別克共和國、一九二九年塔吉克共和國、一九三六年哈薩克共和國和吉爾吉斯共和國以及一九四〇年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與摩爾達維亞等共和國之併入「蘇聯」無一不是如此導演的。

這裏附帶要指出的，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以後，蘇聯發生糧荒，而烏克蘭素有糧倉之稱。列寧政府爲了解決糧荒，首先於一九一八年底進兵烏克蘭。一九一九年二月，蘇俄人民糧食委員長施利赫特爾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的演辭中曾講：

「你們大家都知道的，當烏克蘭成爲蘇維埃的烏克蘭時，當紅軍向前每推進一步，我們和你們在內心上即感到輕鬆。我想，我們一切的痛苦將會停止。富庶的烏克蘭，肥沃的烏克蘭是屬於我們的……我已講過，我們有四個主要的徵糧隊。我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這四個隊上。另外，烏克蘭所有的農村都佈滿了我們所派遣的許多工人羣衆。」

施利赫特爾這裏還承認，每一普特糧食都是「經過流血」，用暴力從烏克蘭農民手中奪來的。

蘇俄政府這種侵略，不獨引起非俄羅斯民族反抗紅軍和保護民族獨立的大規模運動，而且俄共黨內亦引起民族問題的爭執。在蘇聯建立後的第四個月，一九一三年四月俄共舉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便發生民族問題的爭論。在這次大會上，史達林所報告的民族問題，堅持蘇聯中央的嚴格集權，而出席大會的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則要求地方民族政府要有財政與經濟的主權。其中尤以代表拉科夫斯基更露骨地指責莫斯科過份集權。他肯定地講，在建立蘇聯之後，莫斯科對於「其他民族共和國」統治的權利，是增加了十倍、二十倍。他要求莫斯科集中佔有的權利，將其中十分之九，歸還給其他民族共和國政府。（原書第三章第四節）

「蘇聯」現所組成的十五個加盟國，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有權同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在這些加盟共和國的首都，亦沒有派駐的外交使節。一九四七年英國外交部長艾利斯特·貝文提出建議，要在烏克蘭的基輔市與白俄羅斯的明斯克市成立英國大使館，雖然蘇維埃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共和國業已加入聯合國，但莫斯科仍不同意英國外交部的這項建議。

### 八、像古代鞭鞭一樣向農民搜刮貢品的農業集體化

蘇俄農業集體化暴政，如何壓榨農民，布哈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以諷刺口吻，講蘇俄農業集體化，像古代鞭鞭一樣，從農民那裏搜刮貢品，這是對農民的封建剝削。這個批評當時寄住了史達林，他

答稱：「不是貢品，而很類似貢品。」（原書第三章第九節）

蘇俄建立集體化的巨型農業，當然有它的一定的經濟目的，這是爲了從農村收集各種農產品，得到更大的便利。這些農產品（糧食、蔬菜等），除供應國內外，還必須用於出口並在國外採購建立大型工業所需的一切。這是蘇俄在實施五年計劃時，要以農業支援工業，要加緊剝削農民，以加速工業化，這不能不引起農民的憤恨和反抗。當時農民最消極的反抗，便是自行宰殺牛、羊、豬和家禽。此一行動的結果，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個經濟年度，蘇聯的牲畜大量減少，牛減少了一千四百六十萬頭，豬減少了三分之一，羊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在加入集體農莊之前，農民這樣的大量宰殺自己的牲畜，絕對不能證明農民大眾之同情集體農業制度。（原書第四章）這是農民根本反對農業集體化，是毫無疑義的。

蘇俄爲鎮壓農民對農業集體化的反抗運動，會採用種種迫害手段：屠殺、流放和拘禁在集中營從事強迫勞動等。這一類對農民的殘酷鎮壓，俄共一向是保密的，不過有時亦透露一些不完整的資料。像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強迫農業集體化雷厲風行時期，從烏克蘭、北高加索，下伏爾加河流域全面農業集體化等地區放逐農民的數字，俄共黨史稱，從原住地區放逐「富農之戶」達二十四萬零七百五十七戶。很明顯地這是打了折扣的數字，這可以由下列另一資料來作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哈爾科夫「共產黨人」日報的消息，稱烏克蘭在農業集體化時期，被消滅之農戶，不少於二十萬戶，烏克蘭一個地區放逐的農民，即達廿多萬戶，那上述二十四萬餘戶數字，自然是打了相當大的折扣的數字。被放逐之戶，是戶長與家屬一同放逐的，就拿烏克蘭一個地區這樣官方打了折扣的數字二十萬戶，按每戶六口計算，那僅僅烏克蘭因放逐而遭受苦難的農民，即達一百二十萬人。事實上，在強迫農業集體化時期，農民遭受迫害犧牲的實際數字是龐大得多。這些被放逐的農民及其家屬，均被強迫遷移到蘇俄北部與西伯利亞遙遠而無人居住的森林地帶與草原地帶，在特別設置的強迫勞動集中營內，担任林木、建築與採礦等沈重的體力勞作。這一大批反抗農業集體化的農民之被迫參加強迫勞動，這是在事實證明，蘇俄政府已成爲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奴隸主。

## 九、史達林鼓勵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列寧奪取了俄國政權以後，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講終止戰爭，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莫斯科市黨部積極份子會上，又講：「當我們還沒有征服全世界，當我們在經濟與軍事方面不及資本主義其他國家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們要遵守一個法則：要懂得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對立。」

「尤其要注意的，假定帝國主義若干強國，均已在交戰狀態中，那種情勢，更是救了我們。每一個資本主義強盜，都將利刃對著我們，我們對於這些惡魔，應該力求忍耐，我們當前的直接責任，是要將這些利刃轉移方向，讓其自相殘殺。當兩個強盜在互毆相持不下時，正直人士方可得利。」（原書第八章第四節）

蘇俄對德國一直在運用列寧這種「鵝蚌相持，漁人得利」的戰略。早在一九二二年四月蘇俄同德國所簽訂拉帕洛條約，就是蘇俄幫助德國進行武裝準備。根據這個條約，德國爲了試驗新的武器發明，俄國應供應德國部隊大炮射擊靶場，和供給其他技術資料，這就是幫助了以後希特勒的侵略政策的起源。（原書第三章第一節）

迨一九三九年三月俄共召開第十八次黨的代表大會時，史達林內心許多的希望，都寄託於未來的世界大戰，史達林當時所採取的步驟，是要拉攏德國，鼓勵德國更迅速地走上戰爭途徑，所以他在大會的報告中曾強調稱：「蘇聯政府同意同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政府，爲了保護和平進行協商。」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與相互諮詢條約」，就是從此時起，便開始準備。這是蘇聯政府鼓勵希特勒放手侵略波蘭，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原書第四章第八節）

希特勒本人，特別是德國軍事領袖們，是害怕東西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所以如果沒有上述德蘇條約，德國是否當時就開始發動戰爭很成疑問，但因為這個條約的簽訂，便造成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德國有機會擊潰波蘭，並在西歐取得大的勝利。

不僅如此，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蘇德同盟期間，蘇俄援助德國各種物品（在一年作戰期間所需的物品），約值八億馬克。這對於一九四〇年春季德軍在西線的順利攻勢，是極有幫助。德國元帥岳德爾在一九四五年紐倫堡法庭上供稱，德國統帥部相信蘇聯政府，會忠於德蘇條約，所以

在一九四〇年春季，除東面僅留五師至六師兵力外，能將自己所有的兵力，全部用以攻擊法國、比利時、荷蘭等西歐國家。（第四章第十一節）

## 十、黑魯曉夫並未準備清算史達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史達林誕辰紀念時，蘇聯報紙對這位去世的黨魁，曾大事讚揚。這幾乎是發生在黑魯曉夫發表指責史達林演辭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前夕。蘇俄政府官方機關報「消息報」，為紀念史達林誕辰，在該報第一版是刊載史達林一幅大型遺像，第二版刊載一篇題為「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人」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話講：

「在紀念伊·弗·史達林七十六週歲誕辰時，蘇聯人民是深深感恩戴德地懷念偉大列寧忠實學生和他事業繼承人，在黨的面前和祖國的面前的功勳。史達林是忠實地為我們人民服務，贏得了勞動人民大眾的普遍的崇敬。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組織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偉大的理論家與宣傳家，是爭取勞動人民幸福，和爭取民族之間和平與友好的一位熱情鬥士。」

在這篇論文中間，史達林的名字是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名字並列在一起。黑魯曉夫當時已經是蘇共中央的第一書記，如果他事前不知道或不同意，類似這樣讚揚史達林的論文，就不可能在蘇聯報紙上出現。如果說黑魯曉夫在蘇聯報紙上對史達林這樣歌功頌德，而另一方面，在即將來臨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自己要作的報告中，他同時又準備譴責史達林，罵他是殘忍的惡魔，懦夫，國際政策沒有遠見的人，在軍事上是一個外行和沒有責任心的人，以及其他種種罪名。這是不可能想像的事！

另一方面，黑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致開幕詞時，還建議大會代表起立來默念史達林，而在政治報告中又高估史達林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旗手」，這均可說明黑魯曉夫並無意要清算史達林。那為什麼再經過旬日之後，到了二月二十四日，黑魯曉夫就發表清算史達林的演辭呢？事實是如此的，黑魯曉夫自一九五三年九月擔任俄共中央第一書記之後，到一九六五年二月大會之前，這一段時期，黑魯曉夫權力日增，這是俄共中央主席團的委員們，軍事將領元帥們以及黨務機構負責人，都深為感到不安的。他們害怕黑魯曉夫擁有無限的權力，就會走史達林的舊路。蓋史達林當年專制恐怖的時代，每一個蘇聯公民的生命，連共產

黨人也不例外，都經常在恐怖之中，這是每一個蘇聯人記憶猶新的事。黑魯曉夫本人亦感覺到此次大會對他有很不利的氣氛。所以米高揚首先發言堅決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接著又有其他代表（歷史教授潘克拉克托夫、作家紹洛霍夫等人）亦附和米高揚，而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繼續加以批評時，黑魯曉夫瞭解了這種趨勢的嚴重性，自己便亦隨風轉舵，決定參加對史達林的批評。黑魯曉夫在祕密會議上所作的清算史達林的這份報告，在大會很短的期間，他自己來不及作準備的，這份報告，可能是在此次代表大會以前，由其他重要黨人花了很短的時間編擬的。同意了在代表大會上宣讀關於史達林「個人崇拜」報告的黑魯曉夫，為了替自己辯護，和避免自己是史達林罪行的幫兇，對這份報告，關於烏克蘭清黨案件，曾作了若干修正。（原書第五章第三節）

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代表大會之後，另外還有兩件資料亦可以看出黑魯曉夫對史達林的態度。第一、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會如此」的記載：「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間，騙得史達林信任的、而為黨和人民所唾棄的敵人雅果達、葉佐夫、貝利亞，對好些軍事領導指揮將領，採用了非法的迫害。」

這種論調是說整肅紅軍指揮將領的恐怖罪行，不是史達林，而是應由他的三個特務頭子負責，這是黑魯曉夫再一次地替史達林罪惡辯護的另一個歷史記載。第二、黑魯曉夫出版的俄共新黨史亦記載著：「黨將蘇聯的國防事業付託於自己最可靠武裝的力量，而蘇聯這個武裝力量的統帥，是任命伊·弗·史達林担任」。這是黑魯曉夫在黨史上又來崇拜史達林。（原書第五章第一節）

以上這些歷史資料，充分證明黑魯曉夫並不願意清算史達林，但之所以不得不如此者，完全是黑魯曉夫自己要逃避成為「史達林罪行的幫兇」和逃避二十次大會對自己個人崇拜有所批評。

從這十項研判意見，已可以看出本書確為研究俄共黨史不可多得而極為珍貴的資料，其立論之精闢，剖析之深刻，均有獨到之處，對端人心而正視聽，自起極大的作用。尤以俄共第三版黨史，全書共六卷，將在一九六七年十月政變五十週年時全部出版（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真理報消息），為防止這一部六卷黨史之繼續淆亂聽聞詭語欺世，除自由世界應有學術性的批判著作及時問世外，參閱上述「新蘇共黨史」一書，似更有必要！